



住屋運動專輯

- 39 方興未艾的台灣住屋運動
- 41 住宅可以完全商品化嗎？
- 45 透視房地產炒作技倆
- 47 揭開台灣戰後住宅政策的面紗
- 54 台灣當前任屋政策的特性

遊牧民族
許坤榮
劉克超
福 地
米復國

《國際瞭望》

- # 2 女性的翻身與政治的逆轉 ——論社會黨與日本戰後政治

藤井志津枝

《本土現象》

- # 12 新聞秀還是新聞自由？ 洪波 洪湖 張玉希 王曉波
- # 16 泡製反共流行的明星 21 漁業協定喪權辱國？ 24 唐吉訶德的歷史噪音 ——評索拉茲的「台灣調查」 28 「格瑞納達模式」 行得通嗎？ 30 「美軍基地—反共 波拿帕國家。 的成立」 張俊宏「國民黨界定論」 的批判 趙定一

封面故事／
四十年來，台灣以犧牲公共領域的資源來進行資本積累，富了少數人却苦了大眾，住屋運動為都市社會運動展開序幕，有其歷史必然性。



〈圖片由人間雜誌提供〉

《海峽彼岸》

- # 7 洋沙龍中人談洋沙龍 楊邁克

《文學與藝術》

- # 57 大陸舞台上演的台灣話劇 林克歡



遠望

發行人：陳其昌
社 長：劉建修
副社長：廖天欣

社委：
王乃信、王福堂、方守仁、李在安、
吳添財、吳澍培、林義旭、周漢卿、
施 珍、陳明忠、陳阿添、賴丁旺、
高鈺鏞、黃石貴、張啟生、黃國良、
黃溪南、張瑞慶、葉子賢、廖天欣、
劉國基、劉建修。

編委：
王津平、王乃信、王曉波、方守仁、
廖天欣、吳添財、周 穎、林書揚、
林擎天、陳明忠、陳映真、黃森明、
蘇慶黎、劉國基、劉建修、盧兆麟、
編輯者：本刊編輯委員會
法律顧問：鄭勝助律師

社務顧問：
王紫玉、吳添貴、張曉春、潘陳火、
周合源、辜金良、王 拓、陳朝海、
黃溪南、王津平、余登發、廖清纏、
江漢津、莊 守、蔣碧玉、伍金地、
莊春火、劉 明。

國內長期定閱：全年12期600元
半年6期300元

每本零售價55元

劃撥帳號：11923378 劉建修
行政院出版登記證 局台處第5736號

中華郵政北台第2218號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293號3F

電話：7555966 FAX：7000208

印刷：宏宇文具印刷公司
地址：中和市中山路二段482巷11弄104號
電話：(02)2230323 • 2492493

「美軍基地—— 反共波拿帕國家」 的成立

張俊宏「國民黨界定論」的批判

■ 趙定一



前言

由張俊宏主編，由呂昱、江夏、江迅和呂琨「協力」完成的「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一書，似乎並沒有引起台灣革新系社會科學界的注意。充其原因，大約是因這本書在知識方面，有很多破綻，很難做正常的討論；二方面，民進黨內部「左」右的論爭方熾，學界善意地不願意淌這個渾水；三方面，大家對民進黨依然不能已於抱著不得已的期待吧。

這篇小文的提出，是充份認識到張俊宏先生這本書的重要意義，即將台灣政治、社會問題提到知識層面上去討論，而不是派性、偏見、情緒的爭吵。我們以為這樣的動機和效果，有下面積極的意義。十多年前，張俊宏先生和許信良先生與其他當時的「中智階級」發表的「台灣社會力分析」，同樣地

表現了他的問題意識的正確性——以知識去認識台灣的社會構成體。這問題意識的正確性，不應以他在分析方法、知性系統和語言的比較幼稚、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而受到過低評價。本文的作者，對張先生的問題意識，是尊敬而支持的。

其次這篇文章的提出，也表現了本文作者對民進黨的某種程度的期許。因為我們是從發展的觀點看待民進黨的。我們期待因為歷史的發展，因新生代（如四位「協力」）的參與，因革新派社會科學的初步「解嚴」；因知識、意識型態辯論空間和政治生態的初步擴大，使民進黨即使在資產階級黨的這個不移的本質上，加強它的相對「民主」性和「進步」性。

這篇小文是一系列批判的頭一篇。以後，我們還要對張俊宏先生「對民進黨的界

定」；「對台灣運動或台灣結的界定」提出我們的批評。至於書中其他部分，基本上涉及對台灣國家、政黨、民族分斷諸問題的政治經濟學的認識，不必贅論。

然而，張俊宏先生，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向台灣社會科學界拋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即台灣社會構成體的本質、構造、變革運動的方向和性質、變革的主體力量以及被變革的主體……等等。沒有這些討論，台灣的民主化變革運動，就不會成長與成熟，就不會有巨步發展。因此，本文的作者，對於「到執政之路」的出版，在上述意義上，是給予高度評價的。

本文的作者非社會科學界中之人，「書到用時方恨少」，知識錯誤之處，必不勝枚舉，因此文章只意在拋磚，不在爭論，但願引出更多寶玉，心願足矣！

美國基地—— 波拿帕政權的 誕生與肥大

張俊宏先生（以下敬稱「先生」皆略去）不認為台灣的「國家」（即張俊宏所謂「黨國體制」）是台灣諸支配階級的鎮壓工具，因為

這個國家機關「高居所有台灣人民之上」；「在決策上超乎所有台灣人民（因此也超乎所階級），具有高度的壟斷自主性」。而這國民黨「政權自主性」，隨著黨營事業和軍特統治的擴張，再加上阻斷台灣人民政治參與的萬年國會，使台灣資產階

級對黨體制決策，充其量只有建議權（而不是決議權）。

戰後台灣「國家」性質的討論，極關重要。從世界戰後史的觀點來看，戰後台灣的國家，早在1949年中共國家成立後已告消亡。但在戰後國際關係中，這蔣介石國家的延續，是完全依恃美帝

國主義對中國內政強悍干涉，以美國強大的霸權，支撐蔣介石國家與戰後日本籌訂「和約」，與美國自己訂立軍事協防條約，並支持台灣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席次至1970年初。

國民黨政權被大陸的社會革命打敗，流亡到台灣的第二年，碰到韓戰爆發造成了世界冷戰高峯，使美國全面展開亞太地區反共戰略佈署。台灣被選定成為美國反共和反中國的軍事基地。被中國大陸社會革命所否定，流亡到台灣，在台灣完全缺少社會和階級基礎的蔣介石政權，因美國戰略利益而由美國一手培植，在台灣形成與強化，並且成為一個具有高度「相對自主性」的「波拿帕國家」(Bonapart State)。離開戰後冷戰結構和美國帝國主義，戰後台灣國民黨高度相對自主性國家的形成、存在與發展是無從理解的。

1851年12月2日，拿破崙大帝之侄路易·波拿帕(Louis Bonapart)發動政變，取得政權，自稱拿破崙三世，並以強大的軍隊、警察、偵探和官僚體制，進行高度個人獨裁統治，使「波拿帕國家」乍見有獨立的，「高居」於一切人民、社會與一切階級之上的「自主性」。對此，馬克思以為，「當

資產階級已經失去了治理國家的能力，而工人階級尚未獲得治國力量的時刻，波拿帕主義是唯一的政府形式」。換言之，「波拿帕國家」，是以個人獨裁和國家高度的相對自主性，來「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穩定與安全，使資本主義得以快速發展」。

50年的日帝殖民統治，壓抑了台灣資產階級的成長與成熟自不待言。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勞動階級和階級運動，在30年代台灣左翼反帝民族解放運動中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不旋踵而在1937年日帝發動侵華戰爭後被全面鎮壓。1945年台灣光復當時台灣社會中階級力量的空虛，是美蔣「波拿帕國家」，在經過社會革命重創後流亡來台而能在台灣形成與強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至於說它來台的「暴力劫收」云云，只是歷史的表象而已：

何以見得？答案：李承晚的韓國、麥格塞爾的菲律賓以及中、近東、拉丁美洲附庸美帝國主義的許多反共法西斯買辦「國家」，都是最佳的實例。

美金與槍砲上下 齊手的「波拿帕」

1950年以後，在亞洲和非洲、拉丁美洲「自由世界」中廣泛的「美國基地——反共波拿帕國家」的形成，當然與美國帝國主義全球戰略有密切的關係。在這些前殖民地中，資產階級還沒有力量立即「以憲法和議會治國」。而它們的工人階級，在二次大戰反法西斯民族民主鬥爭中，有不同程度的成長。這種情況，當然不是以世界反共警察自命的美國所喜。於是美國一般地採取了這兩個手段，到處建立反共「波拿帕國家」：

一、以恐怖鎮壓和剷除工人階級民主、民族運動和其他形式的民族解放運動，根本打擊各地工人階級的力量，徹底防止他們確立工人的政治與社會霸權。在土耳其，美國殘酷屠殺土耳其和希臘的民族、民主勢力之甚，甚至引起土、希前殖民主子英國的抗議。在韓國，麥克阿瑟的軍隊會同李承晚殺害了七萬個濟洲島蜂起的韓國農民(1948)。在台灣，在

美國默許下，50年代初，蔣政權在一場嚴酷深入的肅清撲殺運動中殺害了約4000個、長期監禁了約4000個各種真實和冤曲的民主、民族運動份子。50年代由美國直接和間接進行竹恐怖，是類似戰後台灣波拿帕國家形成和壯大的重要條件。

二、以巨額軍經援助，以反共、防共的「富國強兵」主義培植和發展親美、反共和獨裁國家的基礎——即對美從屬的各種美式資本主義社會構成體(Social Formations)，和親美土著精英資產階級。

因此，正如同路易·波拿帕高度獨裁，高度顯示其國家對其社會與階級的相對自主性的政權，其實是為它的資產階級和資本本身服務一樣，包括戰後蔣介石國家在內的世界各「美國基地——反共波拿帕國家」的「擬似自主權」(Quasi-autonomy)其實也是為美國霸權干涉下，一方面鎮壓亞非拉各地工人階級，一方面培養和發展各當地買辦的、從屬化的、反共的土著資本和資產階級服務的。而這便是戰後不斷地被資產階級理論家誇耀的若干半邊陲經濟獨裁下的成長的實體。張俊宏和他的理論家們所想像的、絕對「超越了一切人民和階級」的國家「高度壟斷自主性」和

「政權自主性」，在現實上和理論世界中，是從來就不存在的。

現代國家—— 資產階級 共同利益委員會

特別是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具有保證資本積累與生產——擴大再生產這樣一個「構造性的強制」(Structural constraints)。在資本主義時代，社會之政治的、經濟的有力階級才有力量對社會與政府施加壓力，以增強和保證自己的利益。而且，一般而言，政治與經濟支配階級的思想與價值，往往與執政者若符合節。

因此，馬克思才說「現代國家的管理者，只是處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利益的委員會罷了」。在「構造性的強制」下，資產階級國家不能不是資產階級和資本本身的國家。即連路易·波拿帕的王朝，俾斯麥的國家、以及像台灣、南韓這些「美國基地——反共波拿帕國家」，乍見雖有個別皇帝、將軍、軍人、獨裁者、個別黨和集團對其治下人民和各階級有高度「相對自主性」，但終究也是為歷史階段中國國家的資產階級和資本服務；為戰後各地反共、親美資本主義的穩定和安全；為其資本的積累、再生產的擴大服務——並且終極地為這樣的國家中的資產階級和資本服務。國家相對自主性和國家的階級工具性，表面上互相矛盾，但在現實上是對立統一的。一切資產階級國家，都以不同比例，不同形式，表現國家相對自主性和階級工具性的、對立統一的性格。

40年來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正是在美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支配下，支撐一個台灣的「擬似自主性」的蔣氏政權，在民族分斷對立、長期反共國安體制下，以全面的「異端撲殺」、對思想、文化、知識的檢查與壓制，對工人、學生、婦女和少數民族的鐵腕壓迫，透過高度剝削完成苛刻的邊陲資本主義積累和再生產。失去了大陸的所謂「國民黨黨國體制」在「台灣擁取」再多的「資源」，其結果並不是如張俊宏們所想像地匯回「殖民母國」，而是在盡量卻有限地自肥以外，為外國和台灣(不分是「中國人」或「台灣人」)資產階級和他們的資本積累與再生產服務的。至於這個波拿帕國家中「台灣人資產階級」對國家的決策到底是「建議權」、抑「決議權」，其實無關宏旨。馬克思在論及路易·波拿帕國家時況，儘管波拿帕國家獨裁力量龐大驚人，

但那「資產階級社會一旦不必為政治操心，卻取得了它自己不曾料想到的發展」。 「然而這擬似自主的波拿帕國家，終究還是為它自己以及資本的利益服務的」。張俊宏說國民黨「黨國體制」 「在決策上超乎所有台灣人民（因此也超乎所有階級），具有高度壟斷自主性」，其實只是他和四位「協力」的幻想罷了。

而明乎此，張俊宏提出的九個問題：台灣資產階級為什麼管不了中央預算中高額軍事預算；為什麼資本家無權拒絕情治單位派人到企業中的人事單位；為什麼台灣資產階級在大陸開放後，渴望到大陸投資之際，國民黨國家卻仍堅持三不政策？為什麼國民黨中央遲至1969年才有一個「台灣人資本家」林挺生進入中常會……都成了外行人的問題。國民黨國家之「美國（反共）軍事基地——反共波拿帕國家」的性格，使台灣資產階級以自己問政、監督政治、甚至企業人事權的獨立，來換取高度集權的國民黨波拿帕主義為自己的階級和資本的利益服務。

前獨佔資本主義 → 獨佔資本主義 — 劳基法階段性任務與目的

張俊宏還問：如果國民黨國家是台灣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為什麼會通過不利於資本家的勞基法？如果台灣國家是帝國主義資本的傀儡能夠頒佈保護主義的立法？

面臨產業升級 沈重壓力的國民黨國家，頒佈了「國際化」、「自由化」和「制度化」方針，以利勞力密集業之向資本與技術密集產業

蛻變，解決現階段台灣資本主義之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困境。為達到此目的，必需頒布勞基法，以保障工人勞動三權和其他權益，來淘汰低工資、高勞力密集產業，吸引高科技、高資本密集度、大規模、現代化企業的投資，完成資本的獨佔化，而脫離「競爭性資本主義階段」，為進入獨佔資本主義做好準備。這是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定階段中，為資產階級和資本積累及資本的再生產的利益所採取的措施。國民黨國家通過勞基法，理論上是要以提高工人的民主權，和開放金融機關和國營企業予私人資本，開放外資外貨進入島內市場競爭，鼓勵大規模企業的設立，互相配套來完成資本的獨佔及再編，基本上是為台灣資本主義資本和資產階級服務的！

然而勞基法是會受到堅持不肯、或沒有能力使自己的

產業升級的資本家所反對的。對於台灣政治前途的慢性憂慮，使大型、高級產業的投資發生普遍躊躇。而大量的中小企業資本，依舊希望依照對人和環境的原始、殘酷剝削的方式完成邊陲資本主義積累。1984年的勞基法，對於這些依靠低工資、高勞力加工出口輕工業資本，當然是一個打擊。

但是，當馬克思說，國家是處理資產階級「共同利益」的委員會，那就說明：一、資產階級在具體現實中各有不同的利益。而國家所處理者，只是他們利益之「共同」的部份，即有利於調和階級矛盾，有利於資本的積累與再生產的部份；二、國家做為階級支配工具的「工具性」和做為獨立於資產階級的「自主性」，是矛盾統一的關係。國家既是資產階級一個辦事的「委員會」，也同時說明了它與全體資產階級間一定程度的「自主」的存在。

最後，在台灣產業無法升級的情況下，國民黨國家就毫不猶豫地不斷地聯合資產階級去「改惡」勞基法，不斷地帶頭破壞勞基法以維護台灣資產階級的利益。一年來台灣慘酷的勞資鬥爭過程，清楚地證明到列寧所說「國家對工人階級的野蠻壓迫，與資產階級的強大聯合

有互相的關聯」是有具體正確性的。更何況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多的是名實不符的虛假的法律，使勞動者在聲稱保障公民「民主」、「自由」、「權利」、「平等」和「公正」的法律下，受盡被壓迫、歧視和不義的痛苦。事實早已證明台灣的勞基法，基本上也是這樣一個東西。

台灣立法院1984年通過了勞基法這個事實，當然不能推翻台灣國家是台灣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這樣一個客觀的事實。

其次，我們來看一看在美日資本支配下台灣的「保護主義」問題。

「保護主義」與全球反共戰略的軍政利益

從1950年的美國對台灣軍援、經援開始，美國對台灣的總政策，是要塑造一個親美的、反共的、美式資本主義的，與共產主義中國大陸長期分離的美國基地台灣。正是在美國的策劃下，從1950年開始，台灣陸續完成了土地改革、土地資本的工業資本化、台幣匯率改革、以美國剩餘棉花發展進口替代的紡織輕工業，乃至於為台灣草擬獎勵外人投資條例，全是在美國全球反共戰略利益指導下，促進台灣戰後

的錯誤了。

張先生的「問題」…

張俊宏提出了上述幾個以為可以使對方難於回答的問題之後，自己為台灣國家在戰後發展的特殊性，做了這樣的敘述：

畢竟，相對於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台灣是先因冷戰而納入國際政治軍事體系，然後才在60年後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這種迥異於其他第三世界的歷史經驗，使國民黨政權產生以下兩個特質：

A、原本靠劫收和暴力霸佔所有國家機關的黨國體制，在美國為了圍堵中共的軍經援助下，進一步強化了原以高度壟斷的決策自主性。

B、由於是在強化了國家力量後，才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因此，國民黨政權自始即有能力管制外資外貨。由此而衍生的依賴政經體制，並不是一般第三世界國家的資本依賴（國內資本形成中，外資僅佔極低比率；並無外債，甚至有大量外匯剩餘），而是貿易和技術依賴，以及對美國外交和軍售依賴。

張俊宏接著說，國民黨國家不因對外從屬化而稍減其「決策壟斷自主性」，「相反地，控有公營獨佔資本和

黨營特權資本的黨國體制，反而位居外國資本和民營資本的交叉點，成為國民黨政權操控兩者的統治籌碼……

馬克思看 「馬歇爾計劃」

事實上，以1950年達於高峰的世界兩極對立冷戰構造，對戰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廣泛的影響。美國「馬歇爾計劃」，就是把歐洲同時「納入」冷戰下的「國際政治軍事關係」和經濟復興，重建戰後（反共）資本主義的大手筆。日本也「先因冷戰」而「納入國際政治軍事關係」，而後展開日本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那歐洲和日本，又何以沒有形成高度專制的、具有「決策壟斷自主性」若台、韓政權的「波拿帕國家」呢？馬克思流派的回答，是因為它們的資產階級還具有透過憲法和議會治國的能力。何況這種能力，是刻意經由美帝的援助大力培植，以強化世界反共，防共戰略的歐洲堡壘。

張先生的另一些 「問題」……

張俊宏的第二個錯誤，在於不知道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也是先在戰後的二極對立中被劃進美國的「國際政治、軍事關係」的。東方的韓國和菲律賓，拉丁美洲

，這美帝的後院中巴西、墨西哥、阿根廷……莫不如此，但是它們在後來的發展殊異。1974年的石油危機把巴西和別的這些拉美國家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榜上打下去。

張俊宏的第三個錯誤，是認為台灣經濟一直要到1960年中從搞加工出口工業以後才和國際經濟發生關聯。50年代初，日本已和台灣恢復了過去對台輸出工業產品，自台輸入米糖等農產品的不等價交易關係。終50年代，美國農業、工業、經濟顧問對台灣經濟發展整地作業深入之深，稍知戰後台灣經濟史者人盡皆知。美國以剩餘農產品小麥助我輸出稻米以增外匯；供我剩餘棉花以利發展進口替代性的紡織資本。50年代的台灣經濟，早已和美日經濟（既使時至今日，台灣對外主要的經濟關係亦以美日獨佔資本主義經濟圈為主）結成十分深刻的關係，只不過是在1960年代中後世界資本主義分工中，台灣才以肥厚的低廉勞力，使台灣資本和中心國美日獨佔資本發生從屬的、垂直分工的關係。

虎父和它的 四個犬子

張俊宏的第四個錯誤，是沒有把國民黨國家在「冷戰—

一民族對立——反共國家安全體制」下對內高度「波拿帕」式的相對自主性，和這個國家對外身份不明、美國附庸、主權不完全、沒有國際發言權……的兩面性，做好清楚的區分。

誰都知道，四十年來，國民黨國家一直是美國的兒子國家。在「中美協防條約」中，國民黨被迫秘密放棄它「反攻大陸」的「權利」。在「中日和約中」，它被美日強迫接受「台灣地位未定」論。從1950年開始，台灣國家依靠美國霸權年復一年保住聯合國安理會中的席位，拴在美國的腰帶上在國際社會中出入。國民黨對美國干涉廣泛的台灣「內政」、包括美國對台政、軍、社會的情報工作、匯率、美國農產品輸入、美國菸酒輸入、強迫性對美採購、軍售問題、「人權問題」、「發展核彈問題」……都成了一道又一道美國套在台灣脖子上的繩索。為國民黨和台灣野黨奉為救生圈的「台灣關係法」，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內政干涉。這是任何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所不能接受的。說這樣的國家，能自主地抵禦來自美國的「外資外貨」，不能不說是一個匪夷所思的創見。

台灣國家，做為冷戰構造下美國的基地和附庸，就規



定它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主權上沒有獨立性的國家，就是光譜廣闊的戰後「新殖民地國家」（Neocolonial state）的一種。到底台灣是什麼樣一個新殖民地社會，就有待於做出細緻深入的、關於台灣社會構成體的分析，有待以後另文討論。但是，在最後，關於張俊宏一再提出國民黨「黨國體制」對台灣資產階級及其資本；對外國獨佔資本的「壟斷自主性」（而不是階級工具性與相對自主性的矛

盾統一）。關於台灣對國際資本主義的依賴性質與程度，容我引用克·哈米爾頓（Clive Hamilton）在他傑出的論文「東亞四小虎：韓國、台灣、新加坡的資本主義工業化」（1983）來回答。在總結「四小虎」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經驗時，哈米爾頓說道：

從本質上說，使工業化成為本能的政治條件，是對於工業資本與其他資本、以及工人等雙方進行政治的支配。這並不是說國家成為工業

資本直接的政治利益的代表而發展工業，而是主張各別社會底、歷史底基礎，透過工業發展，終極地達成對資本積累最為有力的情況。……

在台灣、韓國、新加坡，透過國家，將各種來源的社會剩餘產品做出大規模的動員，從而富裕了民間資本。

事實上，哈米爾頓和許多學者，都指出「台灣國家」（張俊宏所謂「黨國體制」）採取了許多措施，培育台灣戰後資本主義——從而培育了台灣戰後資產階級和他們

的資本。台灣以國家強制消毀傳統地主階級，創造小自耕農的農村，增進農村對工業產品的購買力，並以苛酷的手段，使土地及商業資本流向工業生產資本，並以農村的破產為代價、創造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此外，美蔣聯手，以輸入美國過剩糧食，協助抑低糧價，從而抑低工資，以增加戰後台灣資本的超額剩餘。此外，嚴苛的反共法西斯政治，嚴密鎮壓工人、農民階級和被污染社區公民的反抗，使台灣的資本取得超經濟的剩餘。1981年，台灣與韓國國家，都以國家干涉，對成衣、纖維工業資本給予各種優惠、扶助措施……哈米爾頓對這種「四小虎」國家和各該地資產階級的聯盟關係，有本質的理解。他說道：

（「四小虎」）國家機關和韓國、台灣的資產階級同盟的諸政權，是受到全能的美國之決定性影響的。

張先生和他四個協力的「認識問題」和問題

認為台灣國家「居外國和民營資本的交叉點（?!），成為國民黨政權操控（?!）兩者的統治籌碼……具有高度壟斷自主性」（引文中（?!）為筆者所加）的張俊宏，真不知何所據而云然。認

為台灣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依賴現狀會「改變」的張俊宏的認識問題，應在另文中詳加探討。但哈米爾頓的這一段話，對啟開台獨派「唯心論」的茅塞，應有所幫助。哈米爾頓說：

以對外輸出工業為工業生產基石的經濟發展，雖然全面性依賴於世界政治的趨向，但這政治趨向，則又受到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世界經濟成長的條件所決定。當時的國際政治氣氛，是准許這四個國家之某些特定產業，在全世界生產分配中，把相當一部份歸其所有。（「四小虎」）對國際分工的參與，主要地是以世界支配性資本主義霸強所決定的條件為限制的。結果，這四個國家的工業，除新加坡之外，都大幅度偏重少數幾項消費財工業。

1970年代中後，台灣和韓國的「黨國體制」，都採取了重大決策，發展大規模、資本／技術密集工業，企圖擺脫依賴。哈米爾說道：

但是，由於受到國內市場的限制，要將依賴輸出的現產業予以擴大是困難的。問題不在技術的導入的困難：但關鍵在於是否這四個國家的當地資本，具有把（世界分工中）其他國家的資本擠出去，從而在國際分工中相對地獲得自己地位的鞏固，

發展能夠大大地參與世界先進資本秩序的能力。但從當前西方資本在世界市場上所佔取的高度優位性看來，（「四小虎」在國際分工中壯大而獨立）這是毫無可能的。

讓我們互相增進互求進步

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最初淺的常識，有力地批判了張俊宏和他四位「協力」關於他們反對以本地和世界的階級觀點去看國民黨國家問題的錯誤。

容許我們重申：張俊宏意圖將台灣社會構成諸問題提到知識討論和辯論的層次上來，我們是支持而佩服的。但是，決心取代國民黨「黨國體制」以「執政」的張俊宏和他的同志們，應該在社會科學上再做努力。反對者既無武力，其他資源與國民黨相去遠甚。她們依恃的無非倫理的力量（理想、正義、愛……）和知識。

我們誠懇地希望張俊宏和他的同志們，為台灣的民主與進步，在文化和知識上再加一把勁頭……而此文成於匆促，也敬請張俊宏先生和各方賢俊予以嚴峻的批判，使我們對於台灣、中國和世界的知識，在熱烈又不失對真理的嚴肅中，互相增進，互求進步。

方興未艾的台灣住屋運動

■遊牧民族



台北都會區的房價飆漲神速，自民國七十五年底至七十八年四月，各區漲幅低者有227%，最高者則有512%。（資料來源：太源週報）。對於短線投機者來說，房地產「投資」有如萬靈的聚寶盆；然而，對於廣大的小康階層、中低收入的居民及學生來說，買房子已

成奢想，更可怕的是房租與房價同步上漲。租金的大幅提高加上台灣近來物價普遍上揚的壓力，使得生活愈形艱難。房價的虛胖，從另一方面看來，只是把資金用於帳面的炒作，並未投入生產性的活動；同時，廠房及辦公大樓地價的上漲，也造成了產業資本與土地資本之間

的衝突，長期看來，有「動搖國本」之虞。

安居樂業成為泡影

目前一屋難求的緊張狀況已使得台北都會區的居民被迫組成「台北市等候國宅聯誼會」及「無住屋者團結組織」。前者的形成是由於進入市場的房屋價格太過驚人